



薛卫民长篇儿童小说《单枪王》

给现实注入传统与诗意

□谢华良

儿童喜爱故事,故事是儿童小说的根基。好的故事能让儿童一搭眼便生出好奇,钻进去探究竟;还能让儿童进入故事之后,有情感上的共鸣,有心灵上的撞击,有思考上的启迪,进而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故事里的人物,置身与之同样的天地、体验与之一样的经历。薛卫民的长篇儿童小说《单枪王》(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月出版)就让故事具有了这样的魅力。莫非小说里写的,是惊悚的悬疑、魔幻?时尚的叛逆、追星?热闹的搞笑、搞怪?都不是。小说所写皆为当下的现实、肤感的生活,长白山的一个小山村米甸子屯,五个淘气的半大小子,天性十足的玩耍、淘气,远离都市的肩垛山、挂壁山、棒槌岭、狐仙洞、牤牛河……可能让城里人惊异的,会是那里的暑假真的是暑假,不是各种补习班;那里的孩子真的是孩子,不是被迫的“小大人”,在很多城里孩子连大米来自水稻都不晓得的“现代”,还有孩子了解那么多书本之外大自然的知识,还有那样的野外大课堂,可以把自己欢快地“放逐”到田园里、旷野里,野生动植物的领地里,进入那么大自然的奥秘和“伦理”中;而且,他们还幸运地拥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老猎人——过往岁月的亲历者、传承者。

“单枪王”:老人形象的传统价值

那位老猎人便是人们尊称的单枪王、枪爷。枪爷身为猎人时,几百里的大山都知道他的传奇。可他却又是一个自我“束缚”极多的猎人,他从不“围猎”,他说很多枪一起围堵、算计一个野兽,对动物不公平;他不拉帮、不结伙、不纠集其他猎人,总是单打独斗,独来独往;同一个猎物,他要是失手了没打到,绝不补开第二枪,就是日后再遇到,也绝不再朝它开枪;他从来不向正发情、正谈恋爱的野兽开枪,不向怀孕的母兽开枪,不向还没长大的小兽开枪……“枪爷是个讲规矩的猎人”。枪爷固执地守着那些“规矩”,因为那些“规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因为那些“规矩”呵护着所有生灵的生生不息,是人与鸟兽草木彼此依存的天道,是受尊敬的山里人必有的德性,是长久的立身之本、立命之根。那些“规矩”构成了山里人的传统、山里人的文化,年深日久、石老苔青,不着痕迹地滋养着高贵的人性。

枪爷在禁猎之后,交了猎枪不再打猎。他开始做根雕。他认为树根里藏着生命和灵性,他一年只做七八件根雕,无论多少人上门订购他也不多做。他做根雕总是在夜里,等到月亮特别亮的夜里,他才和某个老树根一起,坐到院子里的月光下……与其说枪爷在做根雕、在做一种工艺品,不如说他在践行着自己的生命哲学,触摸自己的“根”、传统的“根”。远离浮躁,远离闹市,远离急功近利,按自己性情的旨意与神祇般的存在交谈,某种无以言说的欣悦便悄然而至,直抵内心。枪爷世俗生活拥有的纵深,枪爷的境界和从容,枪爷从不宣谕的自豪感、幸福感,给我们一种久违的悸动和惊喜,让小说迸发出奇特的传统力量和迷人的艺术色彩。

“米甸子”:地理环境的人文意义

小说的背景是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山村——米甸子。这里杂树丛生:黄菠萝树、楸子树、鸡爪木、桦树、椴树,最



多的是柞树;这里绿色连绵:藤蔓、野草、榛棵子、灌木丛、树林子,由近及远,没边没沿——就像大海;这里的山果遍地:榛子、托盘儿、圆枣子、黄姑娘、黑天天……层出不穷,美不胜收。这里的每座山峰、每处洞穴、每条溪水,都有故事:肩垛山、挂壁山、棒槌岭、放牛沟、狐仙洞、汪清泉……自然风光、人文典故、英雄传说、历史故事,就像林涛和草浪一样起伏翻涌,丰饶可人。

米甸子——鹿甸子——因曾经生长大片大片的野糜子而得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的根基、习俗、喜乐和自豪感。这里的孩子没有城市同龄人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却有别处无法复制的高山峻岭、山水林莽,从小便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鸟兽草木之性、鸟兽草木之情。难怪从城里来度暑假的少年杨子欣感叹:“我最犯愁的就是写作文了……你们山里可看的、可玩儿的太多太多了,光是那些鲜花、野草的名字,一大篇子也写不完!光是棒槌岭、挂壁山的故事就能写一本书!”生活在的孩子,不用讲更多书本上的道理,丰腴的大山、传奇的人物、旷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故事,就是他们最好的人生教材。他们像山中充满灵性的万物一样,完成着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他们进到校园当乖宝宝、出了校园便成了小野马,让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无拘无束地驰骋撒野,玩得花样翻新、淘出惊险刺激、探到神秘秘密。挂壁山真的挂过巨蟒吗?棒槌岭来自成精的野山参还是河边洗衣用的木棒槌?狐仙洞到底在哪里?白狐狸是不是传说中的狐仙?因为贪吃树洞蜂巢里流出来的野蜂蜜,而有了与大黑熊的不期而遇;因为开门见山、抬脚便入林,最经常的邻居便是四季的鸟鸣,不知不觉便懂了鸟语,于是便有了鸟贩子的巧妙周旋,给山林中的鸟儿们报警,让张网捕鸟的鸟贩子一无所获;因为新发现的山洞里有铁锅、瓦盆、木碗木勺子,他们筹划秘密出行,去探究那山洞到底是住过土匪胡子、流亡的俄罗斯人还是打小日本的抗联;榛子、橡子、圆枣子,无故挨踢的马莲墩子,腿绊子、毛毽子、石蛋子,城里娃杨子欣也有外号叫洋刺子;听说往

刺猬身上滋尿,就能让它团着身子打开,可是他们“作案”途中却又转过身去,变成了比赛谁滋得高滋得远,结果让刺猬跑掉了……杨子欣学枪爷拜山神,则是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情节。而和枪爷一同进山寻找适合根雕的树根,带出的其他“根”,在源远流长、古今相承的故事里,已不仅仅是藤根草根,也不仅仅是抱土固山的植物之根。

“皮家园子”:生态文明的无限诗意

世界上现有的一切文明,都是农业文明生长出来的。中国更是一个有着最为深广庞大农业根基的国度。民以食为天,民之食追根溯源都来自植物,植物都来自土地。对土地的善待永远都是农业的事,农业永远都关联着生态文明。

在《单枪王》那帮淘小子的天地里,还有一个“皮家园子”。皮家园子的土地,不上化肥,只上土肥、农家肥;不撒除草剂,有草还是用锄头铲;大园子里都是老品种的粮食作物,老品种的苞米、谷子、糜子、大豆等;小园子都是老品种的小作物、瓜果蔬菜什么的,地头、地脑、地边、地瓣儿,那些零散的地块,长着芝麻、苏子,爬着南瓜、角瓜,不时还能看到并非种植、自己繁殖的红姑娘儿、洋姑娘儿、黑天天,黄天天,那是铲地的时候特意留下来的……皮家园子里无论大作物、小作物,因为都是老品种、还绝不上化肥,一律产量低;可它们因为保留下了农作物的“原味”,那“原味”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远去的“美味”,于是皮家园子令各地的人们趋之若鹜,其农产品从青时到黄时都供不应求;人们吃着皮家园子里的大粮小粮、瓜果蔬菜,吃出了童年,吃出了记忆,吃出了“乡愁”。皮家园子里那些野生的、自己繁殖的植物,这边角角、低低伏伏貌不惊人,却成了别样的“风景”,别样的“基因”。这里植物有记忆,土地有记忆,走得慢,却寿命长,鸟儿和人类共享秋天……无须特意说诗意,这里就无声地、自然而然地生长着天籁般的诗意。皮家园子的主人、皮豆儿的爸爸,把他的特色农业经营得兴致盎然——有兴趣,有真金白银——效益好,因此,他似乎很有闲情逸致也很有自己的“哲学”,在大作物园区、小作物园区,在地头地脑、边边角角,他立了很多木牌牌,在每块木牌牌上都写下他自己的文字,就像也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蒿子野草和绿色庄稼——

“如果我们忘了,庄稼会给我们记着,最初是野草的籽粒,种出了后来的农业。”“它们走得慢,走了很久才到今天,它们的前面还有很远很远。”“鸟儿吃掉一些粮食,是好的秋天才有的故事。”“播种的地方,叫土地。无论你播下过什么,它都有记忆”……如此的土地、如此的植物、如此的生长,是不是中国新时代农业文明的一种新气象呢?我不由得想起习总书记的一些重要论述,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业农村成为可以进一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我相信,作为诗人的薛卫民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定对“生态”有着他自己的诗性思考、诗人情怀,“生态”不只是自然生态,还有人文生态,而自然生态直接影响、甚至孕育人文生态。儿童的身体、心性、人格,若想都能健康发展、健康成长,永远都有赖于和谐美丽、生机勃勃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

■创作谈



金 波

60年,我坚持为孩子们写诗,这是我永恒的快乐。这快乐源自对儿童的发现和为他们的劳作。

很早的时候,当我刚刚离开童年时代,我就感受到了童年是快乐的。这快乐不是物质的,是精神的。我长大了,开始意识到,在孩子的天性中,有单纯,也有丰富。渐渐地,我也开始回归自己的童年。我想起母亲以她的乡音为我吟唱童谣,那行云流水般的天籁之韵,让我进入了一个欢乐而宁静的境界。此后,我喜欢上了中国的民间童谣。这种简朴的爱好,使我在度过的岁月里,有缓慢的速度,绵长的快慰。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儿童诗,喜欢着,并创作着。那样的时光,速度仍是缓慢的:一首一首地写,一首一首地读,一首一首地修改。在创作中,我自身也融进了童年,依旧是缓慢地回忆着,品味着,思考着。

童年,绝非只是一个年龄的概念,它更是一个生命的旅程,一段岁月的历史,一支惜别的骊歌。童年里有永不凋谢的微笑,也有永不干涸的泪水。所以,童年的记忆,可以伴随我们一生。诗就应该写这些微笑与眼泪。

在20世纪6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我写了比较多的儿童诗,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我的心中涌动着无限诗情:一朵花、一棵树、山峰、大海,孩子的一笑一颦,甚至一声声响、一缕气味、一种颜色、一个词汇,都让我感受到诗意,想起写诗。说起写诗,我不会刻意地一定要写儿童诗。那时,我的诗不是为儿童写的,就是适合儿童读的,因为我全身心浸润在孩子的世界里。

童年的天真、单纯,好奇心理、探究精神,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那一颗童心,就是对人生的恩泽。永葆童心是对生命的最高嘉奖。我以诗赞美童年,珍惜童年,让孩子们有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童年,这就是我为孩子们写作的乐趣和审慎的姿态。

童年很重要,童年跟随着我们的生命进程,不断地被发现着,被养育着。对于童年,我们没有穷尽的书写,没有终结的诠释。我以60年的光阴,用诗——文学语言中的钻石——也无法把童年雕琢得那样精粹。

我很陶醉于诗的音乐性。读诗的声音是诗的翅膀。给儿童写诗需要这飞翔的翅膀。诗飞进我们的听觉,直抵心灵,与我们的生命相知相融,正如我和孩子们的生命相知相融。

60年,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春天。我进入了一个诗的童话王国,我写下的诗行,愿每一个字都是种子,都是小鸟,愿它们出土成苗,入云展翅。我和孩子们的相知相融,使我写诗相益相得。

我把为孩子们写诗,看作是对童年的纪念,是对童年的洗礼,也是对童年的致敬。一生如此。

我常常在脑海里浮现这样的情景:在落日的余晖中,我静静地坐在摇椅上,双眼微闭,听窗外鸟啼。我知道,窗前有玉兰花正开,枝头有鸟在叫。忽然,我听见有孩子在朗诵诗,那是与鸟啼和鸣,与花香相融的声音。读诗的声音很美。此时,天色向晚,一切渐暗,惟有孩子读诗的声音,让我聆听,不胜低回……

■短评

落花时节又逢君

——评小说《落花深处》 □叶楚炎



读完王苗的《落花深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去网上搜寻,看北京是否真有一个叫“落花胡同”的地方。然而没有,这样的情形有些在我的意料之外,同时却也在我的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当时的我,好像还在书中所写的落花胡同中徜徉,凝望着路旁青砖灰瓦的房舍上露出的几枝红彤彤的柿子,和擦肩而过的关大爷、福子随口打着招呼,耳边还响着不知从何处飘来的童谣:“马氏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而我确实也曾经去过圆明园、香山、荷花市场这些地方一样,“落花胡同”应该确有其地,但北京的数千条胡同中怎么竟会没有落花胡同呢?

而意料之中的是,虽然这些人物久久萦绕在心头,但我也知道书中的叶静之、陆爱颐、碗儿都只存在于这部小说中,既然如此,落花胡同或许也应该只是小说中才有的胡同。对于一个既写过小说而现在又做小说研究的人来说,在小说中处处求真,似乎有些太不专业了。但坦白地说,“真”却是这部小说最先打动我的地方。

就如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桥流水、烟雨画舫的江南,在每个人心中也一定都有一个北京,而胡同和四合院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来北京15年了,闲暇的时候,我也喜欢走到某条胡同中,随意行走,若是能有机缘进入一个四合院细细端详,则更是莫大的惊喜。尽管我莫名地喜欢这些胡同和四合

院,却不知到底为何喜欢,更不知如何将我眼中看到的景象用文字如实地描绘下来。但所有这些遗憾,却都在《落花深处》中得到了弥补。《落花深处》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真实的北京,这种真实既来自于书间的诸多名胜、风景、民俗、小吃,更体现在流动于这幅风情水墨画上的京风京韵。无论是否来过此地,我们都若有所悟:原来这是我心中的那个北京,而同时也会心中恍然:这就是那份喜欢的原因。

这种打动也源自小说的时间设置。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这是一个不古不今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既古且今的时代,所有的辉煌、衰败、热望、失望、安宁、动荡都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原本只是沧海一粟的简淡人生,却因为这样的背景获得了别样的悠长意味。全书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却历经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仿佛也是一种隐喻:再特殊的年代,也不过只是四季而已,在四季的交替变换中囊括了岁月悠悠的古往今来。由此再来看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叶静之、陆爱颐、碗儿,这是出生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三个小女孩,但她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她们自己,在对于三个女童童年生活的工笔描摹中,我们能体会到那种力透特定时代的纵深感。而这种经纬交错的精妙编排或许正是我们一抬头便往往以为她们就站在眼前的原因所在。

落花胡同,这里的“落花”,既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哀婉和悲凉,也有“昨夜闲潭梦落花”的反顾与惆怅,更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悲喜交加及人生彻悟。这是地图上没有,却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魂牵梦绕的一条胡同。

■动态

“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奖揭晓

5月12日,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颁奖仪式在周庄举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秦文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李远涛,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冯杰,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祁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原副总裁刘健屏,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常务主任、《少年文艺》主编周晴,江苏省作家协会儿委会原主任马昇嘉,昆山市文联主席席来根玉及获奖作家代表等参加颁奖仪式。

“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始于2011年,每年一届,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工作委员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少年儿童出版社等联合主办。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

说大赛从2017年5月启动以来,吸引了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的热情参与,以及众多儿童文学爱好者和在校大中小学生的踊跃尝试。截止到2017年12月底,共收到参赛稿件近3500篇,经过初评,有60篇佳作入围大赛复评和终评名单。

从此次获奖作家来看,优秀的资深儿童文学作家继续领航,年轻一代作家正在快速成长。特别是最近几届涌现了更多年轻的作者,如此次25位获奖作者中,首次获奖的作者超过一半,其中有4名获奖作者是在校大学生,一等奖中更是首次出现了大学生作者的身影,赛事为儿童文学原创作者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新鲜血液。

此次大赛的获奖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作品题材更丰富,关注当下题材和自然题

材,也出现了一些富有地域题材特色的作品,如《摸大冷》等。二是传统成长小说写作多了新意,很多作品更多关注了精神层面的成长,如写男生成长的《撞入江湖的粮食》《黑蝴蝶》《在那海天之间》,写女生成长的《高塔》《一个和两个》等,校园小说也表达出对于当下少年儿童生活学习状态的关注,如《满地找牙》《熊猫的小卫星》等;三是主旋律作品效果震撼,触动人心,如《1984年的晚餐》;科幻题材作品则饱含更多情感和意外结局,刻画人物内心恰到好处,使得作品在情节之外富有更多意味,如《爱的机密》《仰望星空》等。

颁奖典礼之后,第八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于当日起正式启动。

(王 楠)

■插图欣赏



《驯鹿的孩子》插图,彭懿
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第四三九期·摄影文·接力出

·第四三九期·
《驯鹿的孩子》插图,彭懿
摄影文·接力出